



愈來愈高的堤防，顯示出彰化沿海地區地層下陷的嚴重。

王敏玲攝

站在魚寮溪口

去年七月的一個星期天，根政、怡賢、卉荀一家與我，在彰化環盟總幹事月英的帶領下，造訪彰化沿海地區。我們行經魚寮溪口，看彰化縣大城鄉寬闊而充滿生機的潮間帶，到鸞鷲林看上百隻白鸞鷲棲息的家，又到芳苑、二林鄉間，看農地、魚塭，最後在靜謐的福寶濕地短暫停留。天氣實在炎熱，但大片的蔗田、無垠的視野以及令人回味的傳統糯米冰棒，給大家舒緩與透心涼。

然而這方看似平靜的美好田地，去年以來硝煙四起。資本家看好這片土地的廉價利基，當權者相準這利基撐起來的經濟數字，雙方媚眼一拋，好處加總，足以回饋滿滿的荷包與一箱箱的選票，於是盤算讓所謂的「科學」園區和超級石化廠，一舉攻城掠地，農作、蚵田、魚塭、鴨寮、漁港，還有泥灘地那兒陸海空生界萬物，以及人們世世代代賴以維生的土壤、空氣、水資源，甚至包括質樸的人心……都在其掠奪之列。

今年三月，工業局辦理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及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現勘及公聽會，當陳炳煌教授等人與開發單位就著一張開發計畫圖一問一答時，筆者站在高高的堤岸邊，再次望著這條漲潮時隱沒，退潮時漸漸展露湛藍柔美的魚寮溪——她不是名川大河，只是大城鄉間乏人疼惜的潮溝——竟是如此韻味十足。

魚寮溪口是最接近國光石化開發案預定地的一個景點，如果這個開發案成功進駐，想像未來，站在這裡，挨著隔離水道，將看到一隻由數不盡的輸送管、大球槽、分餾塔、排煙設備、機房等組成的石化大怪獸，而這也將成為西海岸的新地景，冰冷、沈悶、毫無生機。

當日下午在芳苑舉行的公聽會雙方激戰兩個多小時，麥克風下，上了年紀的農漁民一句句抗議的心聲教人聽得沈痛，反觀會議主席的回應實在是制式無情，

幸而會中聽聞年輕世代的發聲，燃起一絲希望。

傍晚，我與專程前來關心的陳章波教授搭乘嘉陽理事長的車來到高鐵烏日站，南下時鄰座旅客把玩著先進的電子遊戲設備，我想著，我們使用的塑膠製品愈來愈小，電子面板愈來愈薄，櫥窗擺設愈來愈炫麗，但留給土地、留給海洋、留給後代的問題卻是愈來愈大、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醜陋。

在那築得愈來愈高的大城堤岸，參與當地現勘的環委、專家、承辦公務員在聽取說明後，與開發單位、顧問公司等數十人一同下水泥階梯離去，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見魚寮溪口的美。●



除了開發設計畫圖，也抬頭看看魚寮溪吧！

註1：科學區區真的科學嗎？所謂的「高」科技真的比較高明嗎？值得懷疑。

Email 義工對話

- 3月6、7兩日，探訪災後的阿禮部落，阿禮下部落地勢鬆動較劇，已全撤走；上部落約有十戶想留居，當天全村不到十人，空城一般。霧台至阿禮沿途經兩處大崩壁：其一去去露村(約台24線45K)崩壁，較平緩，對山植被襪襪，另一崩壁在約47K處，陡峭險峻，落石蠢蠢，望之心驚膽戰，雙腳無力……
- 八八風災一沖，加上最近的甲仙大震一抖，真不敢想像今年的雨季與颱風季又會如何重創……。

裕文



- 南橫、霧台和阿禮都是雙腳曾經走過的土地，曾在埡口山莊、梅山青年活動中心過夜，坐在山莊前的台階仰望橫空流過的銀河星空，令人目眩神迷，山莊對面的那一堵直聳天際的山壁，令人啞然，檜谷路旁的檜木樹下，家人曾駐足野餐，去年協會辦理冬令營，南橫之旅，已成絕響。
- 看到裕文寄來的第一手資料，令人擔憂！
- 災民曾請求政府不要叫他們馬上決定住進永久屋，災民希望先住“中繼屋”，讓驚恐的心神回魂過來，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可是……
- 政府要災民在山上和永久屋之間作一抉擇，逼得一些捨不得放棄山上老家的災民，放棄了安全的山下，選擇回到危險的山上老家，而且為了證明他們回家的正當性，很辛苦的在山上四處尋找安全基地，誰知道今年夏天雨季一到，支離破碎的山上能否經得起再次的雨水侵襲？
- 我有一位原住民同事，他剛開始認為災民不住進永久屋，非明智之舉，他不知道災民腹背受敵，一邊是對災民伸出援手卻充當政府馬前卒的慈善團體，另一邊是雙手一推給慈善團體的政府，兩邊合力打造一份不公平的契約，逼得災民分裂，逼得災民在痛苦的兩難中選擇危險的山上老家，這一切原是可以不必發生的，卻是發生了……

美里



(節錄自本會義工3月8日之電子郵件)